



正是青春好年华

——贺鲁中晨报创刊二十一周年

□ 郑峰

古往今来,无数的哲人墨客慨叹:时光飞逝,人生易老。的确,十年,二十年,对于广袤无垠的太空来说,只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,可对于有限的人生,却是一段不算太短的岁月。这期间,可以碌碌无为,平淡如水;可以做出丰富多彩、波澜壮阔甚至惊天动地的事业。而在眼前的这份《鲁中晨报》,对于我来说,确有无数记忆涌上心头!

朝夕间,晨报已经走过了二十一个春秋,步入他的青春年华!这期间,从我主管宣传口径算起,迄今共同度过了十七个年头。

盛夏的早晨,坐在窗前的书桌边,遥望蓝天白云,翻阅报章,往事依依,如丝如缕,脑际间忽然飞出了新派诗人舒婷的诗句:“无数被摇撼的记忆/抖落岁月的尘沙/以纯银一样的声音/和你的梦对话/世界也许很小很小/心的领域很大很

大。”

一张报纸,也许不是很重要的媒体,但它在一个地区的作用也许真的很大很大。

晨报创刊时,我正在张店区任区委书记,当时大众日报社的分管负责人曾来找我,征求有关意见。作为驻地负责人又因个人的文字缘分,我当然是欣然赞赏并表示全力支持。不久报社又商讨社址建大楼等,我也曾积极提出些建议。2003年春,我出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后,第一批调研的单位就有鲁中晨报。在具体的宣传工作中,我明确提出:将晨报列入市宣传口的重要工作议程,并及时与大众报社的负责人沟通协调,使这份服务淄博、覆盖鲁中地区的省属报纸,成为与市属新闻媒体同等重要、融为一体的生力军。在宣传淄博,弘扬地域文化,推动改革创新,针砭时弊,弘正抑恶等方面,功不可没,成为淄博社会各界喜闻乐读的报刊。

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,应邀不时为晨报副刊写点文字。特别是孙宏弢先生任总编后,我们之间联系更多了。对于我写的那些文字,他是很诚心地欢迎和尊重,使我不能懈怠,总要时不时地战胜懒惰,挤出点牙膏,以副期望。对于这点,几位文友曾调侃说:你成了晨报的专栏作家了。我说,这些散兵游勇,只是供大家茶余饭后,忙碌之际,以遣闲时、消永夜,犹如吃多了油腻的东西,喝一口清茶、酸梅汤之类,也许另有一番滋味吧。

此时,窗前已是旭日东升,金光普照,夏天特有的晨光时刻。抚报沉思,浮想联翩,天马行空。淄博这片齐鲁大地,文脉千载,圣贤名家如星汉灿烂,熠熠千古。晨报在此地创刊成长,实为三生有幸!

二十一年,正值青春年华,才力鼎盛之时,祝贵报:不负盛世,扬帆起航,迎日逐云,高擎文化旌旗!

那年高考 我的“戏精”亲戚

□ 马海霞

祖父和外祖父同村,两家隔着一条胡同,但风水大不同。外祖父是教书匠,祖上出过举人;祖父是石匠,深刨家族历史,搜不到一位文化人,当代读书郎也皆不是读书的料。祖父怕人嘲笑,对外常说,不是家族人不聪明,是风水问题,祖坟不冒“秀才”这股烟儿,没办法的事儿。

那年,祖父想改风水,不顾外祖父的“成分”问题,顶着压力,让父亲娶了母亲。

还好,我成绩优异,初中毕业会考全年级排名第二。祖父看到了希望,见人就汇报我的成绩,在他眼里,全年级第二和全国第二差不离,高中再努把力,就能高中状元。

进了重点高中,都是好学生,我优势全无,成绩渐渐稀松,但祖父不知道这些,我也不向他汇报,他还沉浸在孙女就是状元郎的美梦里,每次家族聚会,祖父都把我隆重推销出去,特别是祖父的六个女婿,为了哄老岳父高兴,也把我夸得好像真中了状元一样。

一次祖父过生日,家族里的男人都喝高了,小姑父当着众人表态,我若考上大学,他支援两千元,众姑父也不示弱,纷纷响应。两千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绝对是个大数目,那是小姑父大半年的泥瓦匠收入。

下午姑父们酒劲儿消散了,又赶紧把话往回倒,小姑父说,海霞若能考上清华,我奖励她二千元;若是考上省内重点大学,我奖励她一千元,若是考上普通大学,奖励五百元。众姑父们也跟着点头,赞同小姑父的提议。

高三下半学期,祖父得了肺癌,高考前半月,祖父离世。去世前,祖父拉着我的手,似有话要说,父亲说,放心吧,你孙女肯定是状元郎。祖父用微

弱的声音说,不用给她压力,考过“孙山”即可;若落榜了,也不许数落孩子,那是风水问题。

院子里,小姑父顺着祖父的话给我解压,用不着有压力,考啥啥好。大姑父爱开玩笑,一针见血地说:“你这几个姑父都穷,讲真,五百元我们拿着也沉甸甸的,你小姑父的意思是考个二百元的大学荷包最得意。”

祖父走了,带走了祖坟上刚冒出的那股青烟儿。高考成绩出来,母亲对我一顿臭骂,多年来冉冉高升的希望,就此破灭。我的成绩羞于启齿,但我还是考过了“孙山”,只不过成绩不理想罢了。

从高考完第一天,到高考成绩出来那天,亲朋们一直挂念我的成绩,特别是六个姑姑,几乎每天一问。成绩出来后,母亲觉得没面子,我更是无颜见江东父老,躲在家里不敢踏出家门一步。那天,姑姑们来了,她们听说高考放榜了,一刻也沉不住气,跑来我家问考得如何。母亲一挂脸,说,考得不好,辜负了大家厚望,还说我没脸出门了。

姑姑们挤进屋内劝我,鸡汤倒了一锅又一锅,我还是不见半丝笑容,最后小姑拍着我的肩膀,说:“海霞,我跟你说话吧,不是你实力不行,是咱祖上风水不好。”大姑也附和说:“臭姑父烂姨夫,有这些不想掏钱的主儿念叨着,风水能好才怪。你爷爷留下话了,考过‘孙山’,能有学念就是胜利。”

姑姑们把我说乐了,我成绩解救了多少人的荷包呀。

多年后,想起我的高考,满满的暖阳,感谢我的“戏精”亲戚:考得好,他们会说是我实力所致;考砸了,他们不嘲笑、不鄙视,而是吐槽风水问题。我在他们心里,永远是“硬核”状元郎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 lzc b f k @ 126.com, 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 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

熟棒子

□ 蒲章虎

“鲜玉米来——熟棒子!”

“又香又甜的黏棒子!”

随着早市上一阵阵的叫卖声,浓浓的特殊的玉米鲜香味儿,溢满街市,溢满夏日的晨空——好香,好甜,好诱人!

我最爱吃鲜玉米,从小就喜欢,它是我一生的钟爱和口福。不过,我老家那个地方不叫“玉米”,而是叫“棒子”“棒槌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土地改革后,我家分得零零碎碎三四亩贫瘠薄地,每年都种,收小麦和棒子为主。小麦产量低,棒子产量高,所以,棒子是我家的主打粮食。每年麦收后点种,中秋前收割,只此一季。每到收棒子时,我爹、我姐去地里掰棒子,我和娘就在家剥棒子;甚至一家人,晚上聚在萤火虫般的煤油或电石灯下,一边啃着甜似甘蔗的棒子秸,一边剥着、剥着自然成熟且颗粒金黄、干硬的老棒槌,偶尔抓到一两个晚熟的“青”棒槌,我就赶忙藏到自己屁股底下的玉米皮里,等待我娘第二天一大早上锅煮熟的“嫩棒槌”,美美地饱餐一顿。为了保证进口入腹的棒子那特质的清香味不变,我什么饭菜都不吃,只装一“皮囊”棒子粒。真过瘾!但是,我娘在煮青棒子前,都要严格检查一遍:凡是颗粒饱满的、比较“老成”的棒子,都会别捡出来,晾晒在院子里;只留下些因授粉不好、“营养不良”、颗粒不多的“老

人牙”或棒子棵上后来长出的第二茬、还不成熟的“二棒槌”,才给我们煮着吃。娘说:“煮上几个尝尝鲜,这个是‘渗粮食’,吃着玩,不打饥困。”我却说:“早晨饭我光吃它,别的什么也不吃,你看‘顶粮食’、打饥困不?”说着,就一手一个小熟棒子,左咬右啃、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高兴了,我和小弟章豹还玩起啃玉米粒的游戏:看谁一次性啃的一长条粘在一起的玉米粒多,多者为赢,少者即为输。因弟年龄小、手小,当然我是赢家,小弟极不情愿地将自己手中的玉米粒放到我的面前:“你手大,俺手小,赢不过你,不和你玩了!”娘在一旁看着、笑着,再三叮嘱道:“你別欺负你弟了……小心,吃多了不好消化,撑着肚子,你可别找我!对了,我把那几个大一点的熟棒子,穿起来挂到屋檐下晒着了,等冬天下雪了,再给你们煮煮吃!”可我只顾眼前吃个饱,又往书包里塞上了几个热棒子,蹦出家门上学去了……

再后来,我当兵离家18年,就几乎与“熟棒子”隔绝了。偶尔部队野营拉练到农村,能吃到老房东家慰劳的几个“熟棒子”,绝对是“口福”不浅。有一年我回家探亲,正逢秋初,已经分田到户的我家,地里的棒子已经颗粒饱满、接近成熟。娘知道我是个“棒槌虫”,爱吃“这一口”,就催着我弟弟到自家的责任田里去掰几个青棒子给我煮煮吃,并叮嘱道:“带

上镰刀,把掰了棒槌的秸棵砍了,别让人进地偷咱的!”“嘿!娘的警惕性还怪高呢!”

部队转业后回到淄博,工作单位虽离老家并不算远,但回家的次数还是有限的,也很少吃到家里娘煮的“熟棒子”了。每到这个时节,每见春玉米——“新棒子”上市,我总是“第一时间”到早市上、大集市上买来“吃鲜”、当“顿饭”。近几年“老玉米”价格随势上涨很大,煮熟的、早市叫卖的“热棒子”,便宜的一块五1个,贵的两块钱以上;生的,十块钱5个、6个、8个……1元1个,这些价位的玉米我都买过、吃过。尤其是现在上市的新品种“甜玉米”(又叫水果玉米),个大、粒多、黏糯、香甜可口,极合我胃口。所以,我买,我老伴买,我女儿也给我买,煮好后放在冰箱里,随吃随热,几乎天天不断。就是冬天,也经常到超市买几个冷藏玉米回家煮着吃,尤其是早饭,一个熟玉米解决问题,不动任何饭菜,习惯如初。老伴啧啧地笑道:“行,这样好!光吃棒子,省下我做菜,我愿意!”

据讲,玉米味甘性平,具有开胃、益肺、清热、利胆、延缓衰老等功能。在所有主食中,玉米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几乎是最高。还听说,吃煮玉米对糖尿病患者有很大好处,玉米中含有的各种微量元素,营养物质自不必说。嗨!我的“熟棒子”,我的美食!我的最爱!